



劳动淬炼成长,实干成就美好。世间所有的温暖与丰盈,皆由双手辛勤耕耘而来。每一份坚守、每一次付出、每一项创造,都在诠释劳动的价值。

在“五一”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,让我们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。他们以劳动为笔,以匠心为墨,以勤恳扎根一线,以热爱铸就非凡。愿劳动不负时光,实干成就理想,让奋斗之光,照亮我们逐梦前行的漫漫征程。

——编者

## 劳动最美

张今圣

五月的风,掠过电厂的钢架,拂过庭院里新生的枝叶,最终停在一双双布满薄茧、带着温度的手上。

我们总在节日里谈论劳动,却很少真正凝视劳动本身。它从不是教科书里铿锵的口号,也不是聚光灯下刻意的抒情,而是藏在晨昏交替里的坚守,融在人间烟火中的日常,是普通人抵御浮躁、安放生活、守住初心的温暖底色。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里,我们不说宏大,只诉平凡——那些无声的劳作,那些细碎的坚守,终究拼成了人间最踏实的模样。

劳动的本质,从来都是生活的落地。它无关岗位,无关尊严,只是把日子一点点打磨成想要的样子。于电厂一线的职工而言,劳动是晨曦微露时的设备巡检,是夜幕降临后的参数监控,是日复一日与机械相伴,是把每一份责任落在精准的操作里,用坚守筑牢能源保供的防线。他们身处岗位,心有担当,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,却在重复与专注中,守住了企业的安稳,也守住了自己的生活。

而回到家里,劳动又是另一番温柔的模样。是清晨厨房里翻炒的声响,让烟火气驱散晨起的清冷;是闲暇时整理房间、修剪绿植,让方寸居所变得整洁有序;是亲

手做一顿家常饭,缝补一件旧衣物,打磨一件小手工,在琐碎的劳作里,为寻常小家沉淀融融暖意。我们总说生活要有诗意,却不知最动人的诗意,从来都在柴米油盐的劳作里,在亲手创造的美好里。

劳动从不是负担,当双手触碰工具、触碰食材、触碰泥土,便是与生活真诚相拥,在付出中感知收获,在忙碌中寻得心安。

岁月里的劳动,藏着代代相传的家风与初心。总想起父辈们的劳作场景:没有先进的设备,没有便捷的条件,一把锄头、一柄铡刀、一缕针线,便扛起了整个家庭的重量。他们躬身于田地,专注于手艺,忙碌于家务,不言辛苦,不诉疲惫,用坚守教会后辈什么是勤劳,什么是担当,什么是脚踏实地。那些老手艺、老场景,或许早已被时代更迭渐渐淡化,但刻在骨子里的勤劳底色,却从未褪色。

所谓工匠精神,从不是遥不可及的极致追求,而是父辈传下来的“认真”二字——是做事不敷衍,是坚守不松懈,是把一件小事做到极致,是在平凡的岗位上永葆初心。这份精神,融入家风,代代相传,成为我们面对生活、面对工作最坚实的底气。在能源行业的深耕中,在

日常家庭的经营中,正是这份代代相传的劳动初心,让我们扎根当下,步履不停。

时代向前,劳动的形式不断演变,但劳动的意义始终如初。从车间岗位到家庭厨房,从电厂保供的一线到烟火缭绕的家园,劳动的场景不同,却同样承载着责任与热爱。它让我们明白,所有的安稳生活,都源于默默的付出;所有的美好家园,都离不开用心的经营。我们致敬劳动,本质上是致敬每一份不将就的坚守,每一份不放弃的热爱,每一个在平凡生活里,依然愿意用心付出、用力生活的人。

值此“五一”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,我们不必高声礼赞,只需静静回望:那些挥洒的汗水,那些专注的瞬间,那些为家园、为岗位付出的日夜,都在时光里沉淀成力量。劳动,让我们拥有安身立命的底气,让家拥有烟火缭绕的温暖,让时代拥有稳步向前的动力。

一双手,可守岗位担当,可传家风初心。愿我们始终敬畏劳动,扎根平凡,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,守住内心的安宁,守住日子的鲜活。以双手为笔,以坚守为墨,书写属于自己的、踏实而丰盈的人生。

(作者单位:印尼美朗公司)

## 父亲与土地

刘凡

“五一”国际劳动节的风,总带着泥土的气息,这是属于每一位耕耘者的节日。每当这个日子临近,我首先想起的人,永远是父亲。想起他佝偻着脊背在田埂上挪动的身影,想起他手掌里磨出的厚茧,想起他站在夕阳里望着土地时,那双被岁月刻满沟壑却依旧明亮的眼睛。这方黑黝黝的土地,是他用毕生心血浇灌的战场,每一寸泥土都藏着他的汗水与光阴。从二十三岁抓阍分到河湾地的那个清晨,到如今霜雪染白了头发,他就像一株深深扎根的老玉米,把自己的一生都交付给了这片土地。

收完最后一茬玉米,父亲在田埂上坐了很久。夕阳斜斜地照过来,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,一直拖到翻耕过的泥土里。他手里捏着一小块土坷拉,无意识地搓着,搓碎了,又攥紧。晚风吹乱他灰白的头发,他浑然不觉,只是望着这片黑黝黝的土地出神。“回吧,爸。”我喊他。他“嗯”了一声,身子却没动。过了许久,才慢慢站起来,拍拍手上的土,像拍着一个老朋友的肩膀。这片地,父亲种了三十多年。分到户那一年,父亲二十三岁。全村人都聚在场

院里抓阍,闹哄哄地像过年。父亲说他手气好,抓到了河湾这块地。别人都说这块地偏,离村子远,挑粪都要多走二里路,父亲却很高兴,因为这块地靠着河,不惧干旱。当天晚上,他就扛着锹在地头上蹲到月亮升起。月光底下,新划的田埂笔直笔直的,泥土翻开来,湿漉漉地泛着光。他说,闻着这味儿,心里踏实。

打那以后,父亲就把自己扎根在了地里。惊蛰一过,他就扛着犁下地。那头老黄牛在前头慢慢吞吞地走,他在后头扶着犁把,身子微微后仰,犁铧过处,泥土像波浪一样翻卷开来,把去年的残茬都埋了进去。我跟在后面点种,玉米粒从指缝间漏下去,落在温热的土窝里。父亲说,种子落地的声音,最好听。

夏天锄地最苦。玉米长到齐腰高的时候,太阳毒辣辣地挂在天上,地里的热气涌上来,人就像闷在蒸笼里。父亲光着膀子,锄头一上一下,脊背上的汗珠子滚下来,砸在干裂的土地上,洒出一个个深色的小圆点,又很快被太阳晒没了。玉米叶子划在他的胳膊上,留下一道道细碎的红印子,他也不理会,只是闷头锄。锄到地头,才直起腰来,撩起衣襟擦一把脸上的汗,看看身后的地——杂草都蔫倒在垄沟里,玉米苗精神地挺着。他便

咧嘴笑一笑。

秋收是最欢喜的时候。玉米棒子掰下来,堆在地头,金黄一片,在太阳底下亮得晃眼。父亲抱着一捆玉米秸,让母亲和我把玉米棒子往里扔。他抱得那么紧,像抱着小时候的我们。装车的时候,他总要亲自码,一层一层码得整整齐齐。毛驴车装得像座小山,他坐在车辕上,手里的鞭子轻轻晃着,嘴里哼着不知道名字的小调。后来,我在城里安了家,劝父亲把地租出去,他不肯。劝了多少回,他总说:“种着呗,闲着也是闲着。”再劝,他就闷头抽烟,半晌才说一句:“地不能荒。”

去年秋天,村里来说要征地。父亲听了,半天没言语。吃过晚饭,他又下地了。我跟过去,看见他蹲在地头,一根接一根地抽烟。月亮升起来,照着收割后的土地,平平展展的,像一张铺开黑绸子。他突然抓起一把土,紧紧攥在手里,指缝间簌簌地落下细碎的土粒。“这地,”他哑着嗓子说,“养活了我们一大家子。”第二天,他给村干部打了电话,只说了一句:“地,不卖。”语气很轻,像土粒落回大地的声音。

(作者单位:铁路装备榆林分公司)

## 小院耕耘日

宋绍涵

“五一”国际劳动节将至,天气渐暖,爷爷奶奶照例要从城里回到老家,打理院子里的小菜园。我特意带着三岁的儿子回到老家,陪他亲手播撒种子,感受劳动的快乐,探寻泥土里的生机与希望。

老院子不大,收拾得整洁清爽,除过道外,整个院子都可用来播种。今年我们来得恰逢其时,能陪着爷爷奶奶一同劳作。儿子三岁多,很少来农村,一踏入院子,就被眼前的一切深深吸引,尤其对那片菜地充满好奇。他蹲在地上,用小手扒拉着泥土,奶声奶气地说:“爸爸,这土好软,能捏成团。”孩子满眼新鲜。

回乡之前,爷爷奶奶早已备好菜种,生菜、茄子、茄子、辣椒,都是家常品种,也是年年栽种的常客。我挽起袖子,拿起锄头平整土地,划出种坑。儿子则攥着玩具小铲子,有模有样地跟着刨土,泥土溅到身上,他却笑得格外开心,这份纯粹的快乐,远比城里的玩具更让他着迷。爷爷奶奶在一旁温柔叮嘱,耐心教我们播种、覆土,一家人围在菜园里,说说笑笑,暖意融融。

我一边劳作,一边教儿子分辨菜种,茄子籽、辣椒籽要埋进小坑,盖好泥土;生菜和茄子籽直接撒在土面,覆上薄土,再浇透水即可。他的小手握不稳水壶,便双手抱着壶身,歪歪扭扭地浇水,水量不均也没关系,只让他随心体验。播种浇水完毕,他立刻蹲在地上,盯着泥土认真追问:“爸爸,菜长出来了吗?”天真的模样,逗得全家人开怀大笑。

春日阳光和煦,一家人在菜园里忙碌不停。我和爷爷奶奶挖坑,儿子负责撒籽,盖土,还不停抛出可爱的问题:“种子喝水就会长大吗?”“菜会长得和房子一样高吗?”我们都耐心回应,院子里满是孩子的笑声与长辈的叮嘱。从前总觉得劳动辛苦,此刻才明白,劳动的快乐简单纯粹,藏在孩子笨拙的动作用里,藏在家人的欢声笑语里,更藏在这平凡的烟火气中。

忙活大半天,菜园里的种子全部播种完毕,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一家人的期待。儿子拉着我的手,在菜园里一遍遍踱步,小脸上满是自豪,还小心翼翼地用脚尖轻触泥

土,生怕踩坏种子,不停念叨着“菜快长出来。”

对三岁的孩子来说,劳动不是任务,而是一场有趣的游戏。在播种、浇水的过程中,他慢慢懂得付出,悄悄成长。耕耘的收获不只是亲子相伴与天伦之乐,更让我重新理解劳动的意义,怀揣对生活的朴素期许。

夕阳余晖洒在老院子里,泥土的香味更浓了,儿子的笑声还在院子里回荡,嘴里还在念叨着“明天来看看菜长没长出来”。那些播撒的种子,在晚风中静静等待,等着积蓄力量破土而出,就像爷爷奶奶对生活的热爱,就像儿子对世界的好奇,生生不息。这个劳动节,因为这场简单的劳动,因为陪着家人的时光,变得格外有意义。劳动从来都不复杂,亲情与亲子温情也不用刻意抒情,平凡的小事里,藏着最真实的快乐,也藏着最朴素的期盼,愿我们都能在平凡的日子里,感受劳动的美好,珍惜身边的陪伴,守护好这份烟火气。

(作者单位:平庄煤业老公营子矿)

老屋天井里,那盘鲁西青石磨静默如古史,枣木磨轴斜倚磨沿,午后斜阳里投下一道影子,像楔入时光的标点。它停转的时日常过我的年华,石面温润如玉,深浅纹路里藏着几代女性推磨走过的年轮。

记忆总在鸡鸣前醒来,天未破晓,奶奶便轻手轻脚引燃灶膛余烬,豆秸火光映亮她清瘦的侧脸。我趴在窗台上,看她舀水细淋磨盘,用炊帚轻轻刷洗。而后,她捧出金灿灿的玉米,在黎明淡青的天光里,谷粒泛着温暖的光泽。

奶奶握磨槌的姿势沉稳而标准,身子微倾,左腿前弓,右腿后蹬,这个姿态,我从太奶奶的老相片里见过,是祖辈传下来最省劲也最持久的姿势。石磨初转略带滞涩,几圈之后便顺畅平稳,发出浑厚沉稳的嗡嗡。饱满的玉米粒在石齿间碎裂、研磨,化作细腻的面粉,从磨缝簌簌滑落。

奶奶沿着被几代人脚步踩出凹痕的圆形磨道匀速前行,步伐坚定而有韵律。她从不低头紧盯脚下,目光始终望向远方。“推磨要心静,眼远。磨道在心里,不在脚下。”奶奶的话语伴着磨声,漾出漫过岁月的安宁。这石磨磨的不仅是粮食,更藏着祖辈女性的生活智慧——她们的身子走在固定的磨道里,脚步没离开过方寸之地,可心里却装着远方,这份在平凡里守着希望的坚持,就是我家一代代传下来的勤劳家风。

石磨旁的小马扎,是我童年待得最久的地方。我听着石磨沉稳的吟唱,看着奶奶那双手,它骨节粗大、皮肤皴裂,掌心覆着厚厚老茧。推起上百斤石磨沉稳有力,拂去磨台面粉却轻柔细腻。歇晌时还能剪出灵动窗花,不用图样,全凭心意。剪刀在红纸间灵巧游走,片刻之间,抱鲤娃娃、喜鹊登梅便在掌心跃然而生。粗犷与温柔,辛劳与美好,在这双手上相融。“石磨,磨的是实在,是糊口的饭;剪纸,剪的是念想,是心尖上的美。”日子不能只有柴米油盐的磨砺,更要有诗意美好的向往,这或许便是一代代女性在艰辛劳作中为自己构筑的精神花园。

电磨进村那天,轰鸣的机器快速碾出细白面粉。奶奶默默捧起一把电磨面粉,捻了又捻,良久无言。从此,石磨彻底沉寂,磨道积尘长草。老屋日渐空旷,唯有那盘石磨,固执地停留在岁月某一页,无声守候。

修缮祖屋时,几个年轻人嫌石磨笨重碍事,提议砸碎清走。一直沉默的奶奶突然急了,拄着拐杖挡在磨前,声音坚定:“不能砸!这是咱家的根!”我们小心翼翼将石磨立起,靠在斑驳的老墙上。清洗磨盘时,我在靠近磨心的位置摸到几道异样刻痕。奶奶伸出枯瘦的手缓缓摩挲,讲述那段往事:饥荒之年,太爷爷病重,家中仅剩半瓢豆子,磨齿钝滞磨不出细面。太奶奶褪下顶针,套在指尖,对着磨齿一下一下硬生生叩击,十指碾得全是血泡,终于让磨齿重新锋利,磨出细面的细面。这盘石磨是青石刻成的丰碑,刻着汗水与血泪,藏着绝境中倾尽己身守护家人的坚韧。

如今,我书房镇纸正是取自老磨的青石。每当伏案困顿、工作受挫时,我便握紧它,感受粗粝与温润交织的质感。太奶奶的坚毅、奶奶的从容、土地般的忍耐坚守,顺着掌心流入心底。真正的坚韧不是呐喊抗争,而是沉默扎根;真正的传承不是言语说教,而是把精神化成本能。

今年春天,我带七岁小儿子回乡,孩子跑到石磨前,仰着小脸满是好奇。我握住他柔软的小手贴在青石上,轻声说:“这是祖辈们用过的老物件,纹路是汗水浸出的,刻痕是力量铸就的。”孩子将小脸贴紧磨面,片刻后眼睛亮晶晶:“妈妈,它是暖的。”瞬间,泪水模糊我的双眼。这冰冷的青石里,封存着多少代女性心跳的声响与望向远方的目光。走出磨道的我们,掌心依然留存石头的记忆与温度,始终记得心静眼远的教诲,掌心承得住生活的粗粝,目光追向远方的光亮。

石磨无言,春秋有序。它不着一字,却写尽了一代代人的劳作与守望,时刻提醒着我们,从哪里来,该怎样活,要成为不被任何“石磨”困住的、自由而坚韧的人。

(作者单位:山东菏泽公司)

## 磨道春秋

朱晓静